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第五回 郭廣瑞店內施仁 馬成龍途中受困

詞曰：財乃世路牛馬，愚人何必弄懸。東崩西騙顧眼前，那管十方血汗。口債焉能空想，錢債終究要還。無功受祿寢食安，何如安分自便！

馬成龍來至保定府西關路北瑞升客店，進店占上房。一路除去盤費之外，尚有白銀二百餘兩。小二打淨面水、倒茶。成龍一想：「此去到北京城有三百餘里地，盤費富足，可以不必發愁，尚可方便，到了京城再作道理。」想罷，要菜吃酒，吃罷晚飯，行路勞乏，打開行李安歇睡覺。屋中甚陰，天氣又在新秋，夜晚是涼的。

第二日起來，覺著頭疼，四肢發軟，氣悶不通，不能起身上路，叫小二請一個醫家前來看病。小二出去，將本街住的一個不精通醫道、全憑藥性賦、不曉王叔和脈案的一位甘草先生請來看病。正是：送歸地府憑三指，請到無常只一方。

這位先生來至上房，成龍本是停食感冒，他按著三陽在內的傷寒給他治了，發汗之藥又用的是麻黃。這一治倒重了，第二日更不能起牀。

成龍由這一起，請來醫家無數，約有二十餘天，銀子早為用盡，衣服典當已空。時光已過中秋節後，天氣寒涼，身上只穿舊繭綢單褲褂一身，欠下房飯店帳十數餘弔，小二就不像當初有錢之時那般慇懃小心伺候了，叫之不應，呼之不靈。倒是本店東家郭掌櫃，名喚廣瑞，為人忠厚和平，深明大義。見成龍在此店住了四十餘天，病體方才見好，隨來在上房，見成龍窮苦的這樣，甚為可憐，說：「客人，你的病好了嗎？」成龍說：「好了。」掌櫃道：「天氣將要涼了，明天我給你制錢二千，你起身走吧。你欠我的帳目，我不要了。」成龍說：「謝謝你老人家。我明日歇息一天，後日我就到北京城找朋友去了。」說罷，郭掌櫃回到櫃房，叫伙計給他送飯。

次日就起陰天，下起雨來了。一連三天未晴，又不能起身，只好在店內吃這一碗無意思閒飯。郭掌櫃的雖好，無奈小二終日閒言閒語，甚是難聽，自己遇著秋雨連綿，不能起身，衣裳又單，夜晚甚冷。成龍長歎一聲，說道：詩曰：一夜涼風吹夜雨，英雄受困無知己。

平生運蹇有誰知？惟有一聲長歎矣。

幸喜次日天晴，掌櫃的送過盤費錢，二弔成龍叩謝起身，出保定府北門。秋風陣陣，敗葉凋零，對此淒慘景況，思前想後，想起當初有錢之時何等豪爽，即至今日無錢，在店內受小二的閒氣，多虧店中東人周濟我。正是：看破時事須睜眼，滲透機關點點頭。

正想之間，已至漕河。病體方好，四肢發軟，不能行走，僱了一頭毛驢，頭一天走了八十里，至顧城鎮下店安歇，一宿晚景無語。次日早起，僱蕩子車到北河吃早飯，順大路道往北，行至高碑店，尋店住宿。是日，除去店飯錢，分文皆無。次日起身，並未吃早飯，日色平西已到涿州，沒錢不敢進店，在街上歇息片時，又往前連夜行走。直到次日早晨，來到蘆溝橋，一日一夜，並未用過飯食，直餓得肚內咕嚕咕嚕響。見那邊擺著一個切糕架子，熱氣騰騰。旁邊有一人手拿刀，切的一塊一塊的，口中高聲說：「六個錢一塊。」成龍餓急了，來至架子旁邊，假裝不認得，說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」那人說：「是切糕，黃米麵同棗兒、豆兒蒸的。」成龍說：「你給我一塊嚐嚐，我可沒有錢。」那人說：「不成。」成龍又說道：「你不給我嚐嚐，你舍給我一塊吧。」那人說：「我捨不起，你去找有錢的去要吧。」成龍是餓急了，眼睜睜瞧著吃不到嘴裡。正是：饑咽糟糠真如蜜，飽飫烹宰也不香。

自己萬般無奈，「我搶他的就得了。」想罷，說：「賣切糕的，那邊有人來搶你的切糕來了！」那人一回頭，成龍扛起切糕架子往東就跑。那人說：「不好了，搶了我了！與我截住他！」成龍跑著一想，說：「我成了什麼人？君子固窮才是！人家是個小買賣人，我把人家的本錢搶去，人家豈不餓死嗎？我自己受罪怨命，絕不連累別人。」想罷，將架子放下，笑著說：「我與你鬧著玩呢！」那人又說：「你嚇壞了我了。」

正說之際，從那邊來了一少年，約二十多歲，手拿百靈籠子一個，說：「朋友，你是哪裡的？」成龍說：「我是山東登州府文登縣馬家莊人氏。」那少年說：「沒進過城吧？」成龍說：「沒有。」那個人說：「我瞧你像沒吃飯的樣子，是不是？」成龍說：「可不是，一天一夜沒吃飯呢。」那人說：「我們北京城內的規矩，飯鋪開張，舍飯三天。今日彰儀門裡，路北新開一個大貨鋪『井泉館』，頭一天舍飯，年歲大的人到那裡，給一個大份，吃完給錢四百。大份是兩張大餅、兩個大碗麵、兩碟包子、兩碟黃窩窩。小孩照樣給一半。你快點去吧，正趕上了。」成龍說：「多蒙指示，我就快去了。」一直過大井小井，直到彰儀門進城，見路北有一個飯鋪，遍插金花，字號是「井泉館」，裡邊吃飯人無數，外邊還有站著吃的，成龍在旁邊等著。有一個人在那裡吃飯，是個賣菜的，先在櫃上存錢五百六十文，吃了一百六十錢的飯帳，說：「剩下你給我拿過來吧。」跑堂的從櫃上拿過四百錢，給了那個人，說：「清帳。」成龍瞧著，打算此人吃的是大份，心中說：「北京城真有這樣的事。這一開張，得用多少錢賠？」那個賣菜的站起來，成龍隨就坐下了，說：「給我來個大份。」跑堂說：「什麼叫大份？」成龍說：「你瞧我是白帽盔，你當我不知道！我說給你聽聽：大份，每人是兩張大餅、兩個大碗麵、兩碟包子、兩碟黃窩窩，並沒別的了，這就是大份。」跑堂的一笑，說：「也不管你要大份、小份，給你拿來你吃就是了。」端在桌上，放在成龍面前，說：「你吃罷，吃完了再說。」

成龍正是餓急了，一見拿過來，風捲殘雲，吃了一個乾淨。吃完了說：「你給我拿過大份錢來。」跑堂的說：「你吃了一百六十八個錢，你給錢吧，沒有那麼些說的！」成龍說：「你們這不是新開張麼？」伙計說：「是。」成龍說：「既是新開張，城裡規矩，不是舍飯三天嗎？」伙計說：「走開吧！我們沒有這些錢舍。」成龍說：「那麼，我沒有錢給你。」伙計說：「無錢就剝你的衣裳。」成龍說：「什麼？你剝我？你過來，我給你錢！」伙計望前一進身，成龍站起來，用手一拎，底下一抬腿，將伙計踢倒在地；一伏身，將伙計抓起來，成龍說：「你姓什麼？」伙計說：「我姓宋，名剛。」成龍說：「好！」將他抓住，往裡面水缸就扔，「撲通」一聲響亮，伙計早掉在缸裡。成龍說：「你叫宋剛，我沒把你送在罈子裡，我就對的起你了！」別的伙計說：「吃完了飯不給錢，還要打架！」先將宋剛從缸裡撈出來，說：「伙計們，拿傢伙來，給我打！」成龍說：「要打架？」環眉直立，二目圓睜，將板凳踢倒，將腿兒劈下。只見大貨鋪無數人等出來，將成龍圍住就要打。正是：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離深山被犬欺。

大眾方才要打，從裡面出來一人說：「別打！」成龍一見，羞得面紅耳赤，將板凳腿扔在舊地，趕緊上前行禮。正是：十年久旱逢甘雨，萬里他鄉遇故知。